

狂热与现实：印度新冠疫情下的地方邦选举

雷定坤

4月6日，来自包括阿萨姆邦、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本地治里在内的近2亿名登记选民陆续进入投票站，拉开了2021年印度地方邦“疯狂4月”的立法会选举序幕，各个政党动员热情也冲至顶点。然而，选举狂热与新冠确诊数量似乎也彼此呼应。印度去年9月每日新增确诊人数的峰值达到9万，此后逐渐下降，到了今年1月份降至2万以下。但是从2月10日起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日增人数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到3月底日增人数达到9万左右；4月以来呈现井喷式的增长，截至笔者完稿，印度日增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共夺去了超过20万人的生命，¹“人间炼狱”般的现实境况着实令人痛心。

宗教活动聚集，公共场所防疫苛刻度下降以及大范围的选举动员集会普遍被认为是造成印度第二波疫情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这些因素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相比第一波疫情的猝不及防，第二波疫情很难怪罪于“天灾”。一场场热闹的集会，一句句对未来的承诺，一声声对发展的呐喊，似乎是印度政客们对抗新冠肆虐的“疫苗”。相比“大壶节”期间超过350万人的宗教狂欢，上百场大大小小集会的选举狂热更加危险，因为后者带来的不仅是物理距离的丧失，其释放的信号还让普通民众出现了心理防备上的放松、对病毒认知上的偏差。

因此，印度2021年的地方邦选举注定特殊，也必将载入史册。本文通过聚焦疫情冲击下的选举过程，尤其是联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以下简称印人党）在地方选举中的策略与态度，试图进一步理解当下印度政治局势的变化及走向。

一、狂热之情：选举背景与结果

新冠疫情自在印度首次暴发以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一方面莫迪政府热热闹闹大搞“疫苗外交”，俨然大国姿态傲立世界，国内疫苗厂商也赚得盆满钵满²；另一方面数以万计的旁遮普农民驾驶拖拉机愤怒地冲向德里抗议新农民法案，对这些抗议者来说，相比被“剥夺”的切身利益，防疫所需的社交距离根本不值一提。当下，印度国内“双重变异”病毒肆虐，新冠确诊日增数排在世界首位，政府滞后的应对措施却并没有将注意力全部放在抗疫工作上，而是让渡给了地方选举动员的需要。因而，在全球疫情尚未结束且印度国内防疫压力倍增的情况下，各个政党竞选活动仍如火如荼开展的情形不禁让人疑问，2021年的五邦选举为何如此重要？

从印人党角度来看，尽管其在2014年和2019年大选中有着出色的表现，但是自2018年以来的地方邦议会选举中印人党频频落败，输掉了拉贾斯坦邦、恰蒂斯格尔邦和中央邦，2019年全国大选后又在恰尔肯德邦、马哈拉施特拉邦以及德里立法会选举中受到地方政党（联盟）的冲击而丢失主导权。2020年印人党在比哈尔邦的成功也远不能掩盖其在地方选举表现的颓势，因而，无论是已然成为印人党各层级选举符号的莫迪还是政党领导层都急需一场胜利来回应“印人党巅峰已过”的质疑。

对于其它政党来说，阻止印人党势力在地方邦议会的进一步扩张是根本目的。以西孟邦与泰米尔纳德邦为例，前者草根国大党（TMC）领导人玛玛塔·班纳吉近年来饱受腐败指控、治理不力等尖锐批评，自诩“孟加拉女儿”的她不断强化地方文化的身份认同以阻碍印人党来势汹汹的“橘黄色浪潮”；而泰邦两大政党（AIADMK与DMK）领导人贾亚拉利塔与卡鲁纳尼迪于2016年、2018年相继离世，给泰邦政治留下了不确定性与权力争夺的空间，在野10年的DMK更是希冀在斯大林（MK Stalin）带领下扭转颓势，而印人党则通过与AIADMK的结盟试图扩大其在达罗毗荼政治中的影响力。

5月1日，印度选举委员会开始进行票选统计，至笔者截稿，从公布的结果来看，印人党再次拿下阿萨姆邦，其率领的

NDA 联盟在本地治里共斩获 16 个席位，击败国大党夺回执政权。在西孟邦，印人党并未实现其预期目标，尽管相比 5 年前增加了 45 个席位，但是草根国大党横扫西孟邦，继续执政。印人党在喀拉拉铩羽而归，一席未得，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率领的左翼联盟继续执政。在泰米尔纳德邦，印人党与 AIADMK 联盟被 DMK 击败，泰邦似乎又回到了两大党交替执政的道路（具体选举结果见表一）。

表一 2021 年、2016 年邦议会选举结果

2021 (2016)						
阿萨姆邦	政党	印度人民党 (BJP)	国大党 (INC)	全印联合民主阵线 (AIUDF)	其它	
	席位数 (共 126 席)	60 (60)	29 (26)	16 (13)	21 (27)	
2021 (2016)						
西孟加拉邦	政党	印度人民党 (BJP)	国大党 (INC)	印共马 (CPM)	草根国大党 (AITC)	其它
	席位数 (共 294)	77 (3)	0 (44)	0 (26)	212 (211)	3 (10)
2021 (2016)						
泰米尔纳德邦	政党	德拉维达进步联盟 (DMK)	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 (AIADMK)	国大党 (INC)	其它	
	席位数 (共 234)	125 (134)	65 (89)	18 (8)	26 (3)	
2021 (2016)						
喀拉拉邦	政党	印共马 (CPM)	国大党 (INC)	印度共产党 (CPI)	其它	
	席位数 (共 140)	62 (58)	21 (22)	17 (19)	40 (41)	
2021 (2016)						
本地治里	政党	印度人民党 (BJP)	全印纳马苏拉吉亚姆大会 (AINRC)	国大党 (INC)	德拉维达进步联盟 (DMK)	其它
	席位数 (共 30)	6 (0)	10 (8)	2 (15)	6 (2)	6 (5)

数据来源：印度选举委员会官网

对于选举结果，因不同邦的政治环境和选举过程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整体看来，身份政治或认同政治仍然是当下印度地方选举的一个重要考量，而公共卫生治理愈发成为选民衡量政党表现的一个关键变量。以此次选举最受关注的西孟邦为例，玛玛塔·班纳吉面对来势汹汹的印人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 的大范围动员，她紧紧抓住孟加拉文化认同，在多场选举集会中，将印人党视为威胁地方文化的“外来者”，“无知且傲慢”。例如，莫迪曾在 3 月集会上呼喊班纳吉“Didi-O-Didi”，该称谓在西孟邦中常被认为是“街溜子” (Street-side fellow)，是对女性的一种戏谑性招呼³，而西孟邦登记的女性选民占到了近一半。也许莫迪并无恶意，但对地区文化的不尊重势必加深民众对印人党执政西孟邦的担忧。泰米尔纳德邦两大地方政党在达罗毗荼文化背景下始终围绕种姓政治展开激烈角逐同样是一个例证。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喀拉拉邦左翼执政党凭借相对出色的疫情管控，以及为预防第二波疫情冲击所准备氧气的供给⁴，再次增强民众对政府信心，而印人党在喀拉拉邦议会未能取得任意一席。

作为执政印度联邦的印人党，其扩大地方势力的决心是坚定的，通过对其此次在疫情冲击下选举策略的简要分析，我们或许能初步窥探印度政治的走向。

二、“莫迪+”：印人党的策略选择

整体观察看来，笔者认为印人党领导层在地方选举中的分工相对明晰，分别对应三种路线。二号人物阿米特·沙走强硬的“印

度教特性路线”，一号人物莫迪则需调和各方力量从而走灵活度更高的“微妙路线”，三号人物纳达 (J.P. Nadda) 则负责战略和策略的执行以及各层级的选举，走“务实路线”。尽管我们印象中更常出现的是莫迪与阿米特·沙在台上振臂高呼的情景，但实际上走“务实路线”的纳达，其观点和行动更能体现出印人党真实的选举策略。

纳达于 2020 年 1 月接替阿米特·沙担任印人党主席，尽管其曾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从 2021 年地方邦选举起，印人党将愈发以“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替代“印度教特性” (Hindutva) 作为全印选举动员的策略，但在笔者看来，印人党在地方选举中始终采取一种“莫迪+”的混合策略。这里“莫迪”指以莫迪个人形象作为地方各邦议会选举的动员符号，而“+”指依据各邦政治局势侧重不同的议题。印人党近年来在地方选举中愈发倾向弱化地方候选人，强化莫迪个人形象的民粹主义式选举策略，试图将“莫迪”与印人党画上等号，至于地方候选人的推举和宣传则相对弱化。例如此次 2021 年的选举中，针对印人党为何迟迟未推出西孟邦首席部长名义候选人问题时，纳达的回答也充分展现了该混合策略，同时也是对代议制民主逻辑的扭曲。纳达认为，是否指明首席部长候选人“根本无关紧要”，“支持我们的人相信我们的意识形态和地方事务的决策，都将莫迪视为他们的领导人……过去的北阿肯德邦、哈里亚纳邦选举都是这样。”⁵ 纳达与印人党的选举策略与历史上英迪拉·甘地中期的民粹式道路愈发相像，不得不感叹，历史往往总是惊人的相似。

此外，纳达的动员策略似乎仍延续了 2014 年大选时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 的“页面责任人” (Panna Pramukh) 的机制。这里“页面”指选民名单中的一页，责任人负责对该页上的 8—12 个家庭进行充分动员，而对责任人的绩效考核标准也相对明确。⁶ 今年印人党针对地方邦的选举则进一步更新为所谓的“页面委员会” (Panna Simitis) 的动员策略，所成立的委员会需要有针对性的对选举名单进行长期、充分的沟通以赢得选票。全面铺开、点对点的动员策略再辅以莫迪强大的个人符号，选民很难主动去关注他们的票究竟投向哪位地方候选人。这种民粹式、跨越式的动员确实曾为印人党赢下多场选举，无论是英迪拉·甘地时期的国大党还是当下莫迪领先的印人党，这种动员策略本质上都是对议会民主制内涵的漠视与扭曲，因而也常常被视为“印度式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

“莫迪+”混合策略的另一关键点在于“加”怎样的议题，如何“加”？加得好能与莫迪个人影响力相得益彰，但加得不好则会对莫迪个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此次西孟邦的选举中，印人党的议题无论是选择还是表达上都明显出现了偏差。气势汹汹、全力以赴并不等于被理解、被接纳。面对西孟邦这一文化及地方身份认同较高的地区，“深度融入”并摘掉“外来者”的标签成为印人党在西孟邦选举的根本目标。或许是由于 2019 年联邦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破纪录地获得西孟邦的 18 个席位 (共 42 个)，抑或是在西孟邦连年上升的得票率，⁷ 信心倍增的印人党对连续执政西孟邦长达 10 年的草根国大党 (TMC) 发起强硬攻势。莫迪总理本人原定在西孟邦的动员集会多达 20 场，⁸ 内政部长阿米特·沙甚至高达 40 场，在西孟邦进行选举动员的政党骨干多达 100 人。相较之下，印人党缺乏对地方候选人的重视及推介，恰恰强化了该地区边缘、少数群体对这种“侵入式”选举动员的恐惧。反观印人党早前在阿萨姆邦等东北部地区采用与地方政党“先联盟，后削弱，再主导”的策略，此次西孟邦的选举过于强调攻击性姿态，而模糊了议题设置及其所针对的人群。

议题选择上印人党也似乎被牵着鼻子走，竞选承诺实足缺乏吸引力。印人党竞选纲领称，将致力于提升孟加拉语在初等教育中的比重，例如计划将孟加拉语作为 5 年级以下学生的必修课；为对抗班纳吉“孟加拉只欢迎她的女儿”的选举口号，印人党也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女性选民上，承诺为女孩提供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免费教育，在政府类工作中为妇女保留 33% 的职位以及为妇女提供免费公共交通等。⁹ 在宗教议题上，印人党则更显掣肘，一方面尽力避免由印穆两极化倾向导致穆斯林群体出现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另一方面又极力争取潜在的印度教群体支持，例如宣称将严格实施《公民身份法案》对马图阿 (Matua) 群体极力拉拢。

对于南部省邦的立法会选举，印人党议题设置集中在宗教纷争。印人党通常被认为是统治力限于北方印地语区的政党，很难真正介入南部的地方治理，邦选举中民众也似乎更加依赖地方政党。因而，以宗教事件甚至制造冲突削弱达罗毗荼内部的身份认同，实现去德拉维达化 (De-Dravidisation) 是印人党选举动员的主要目的。在印人党的竞选纲领中，除了点明部分福利性的政策，更多内容仍聚焦宗教议题。例如，在寺庙管理上将单独成立一个由印度教学者和圣徒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将实施反屠宰牛法，禁止奶牛运输至喀拉拉邦等其它邦，以满足牛肉消费；将颁布反改革法，对迫使他人宗教改换等行为进行定罪等。¹⁰ 早前印人党还不顾其盟友 AIADMK 的反对，于 2020 年底发起了号称消灭反国家、反印度教势力的“胜利之矛进军” (Vettrivel Yatra) 游行，¹¹ 旨在赞美和崇拜穆如干战神 (Murugan) 英勇无畏的同时，聚焦泰邦印度教徒的选票。同年 7 月，泰邦印人党支部

领导人控诉自媒体主持人纳塔拉詹 (Surendra Natarajan)，理由是其歌曲和言论中对力量之神穆卢干进行了污蔑，要求警方立案对其逮捕。¹² 又如，泰米尔语小说 *Madhorubagan* (《一部分女性》) 曾在 2014 年被 BJP 和 RSS 成员当众焚烧，理由是他们认为该书对凯拉萨纳塔尔 (Kailasanathar) 寺庙、半女之主湿婆 (Ardhanarishvara) 以及女性信徒的相关描述极为恶劣，伤害了印度教徒的感情，并要求逮捕作者。¹³ 此次在喀拉拉邦竞选承诺同样如此，专门强调 Sabrimala 寺庙立法计划以及“爱之圣战”等宗教议题。不难发现，分化与渗透是印人党在南部省邦一以贯之的做法，强调宗教身份、弱化地区认同，用印度教民族主义框架扩大潜在选票群。不过至少到目前看来，该议题设置策略尚未奏效。

印度大大小小选举向来热闹，选民与政客情绪的宣泄与狂欢，政党间的相互博弈，共同勾勒出印式民主的图景。印人党曾戏称印共马和国大党在“西孟加拉邦做朋友，喀拉拉邦掰手腕”，¹⁴ 党派之间出于政治利益考量，无论是友好握手还是相互较劲都无可厚非，但此次印度疫情下的选举过程不禁令人思考，倘若代价是民众的健康甚至生死存亡，那热闹选举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呢？政党目标与政党责任之间存在怎样的张力？

三、问责与责任：执政党面临的现实挑战

理论上，印度定期、公平的选举为选民提供了民主问责的重要途径，但实际上委托—代理模式下政治精英和政党一旦获得权力，在下次选举来临前，执政党是否会主动承担一系列责任却是不确定的，毕竟赢得下次选举的方法多种多样，“负责任的政党”显然不在其中。“问责” (Accountability) 很多时候也被理解为一种弱化的责任形式，因为它建立了一种回应的义务并解释某个个体或集体的行为，但是被问责者并不一定要承担这种愧疚或是接受惩罚。¹⁵ 而责任是与控制权或权威相呼应的，拥有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主动承担相应责任，拥有对社会的治理权就意味着需要对社会主动负责。所以粗略来看，问责是事后的，也是滞后的，但责任或政府责任感则应该是事前的。抑或说，如果问责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被动性，那么责任体现的是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是一种更高的要求。

印度选举委员会 (EC) 今年 2 月规定西孟邦选举分为 8 个阶段性投票，耗时近一个月的选举在西孟邦也是空前的。TMC 认为选举委员会受到印人党腐蚀，印人党精心算计通过拖长时间来提升其动员准备程度；选举委员会则推出了保证选举有序、安全的理由。双方各执一词，但问题是漫长的选举过程带来疫情暴发的风险未曾成为几方关注的主要焦点。政党们要的是赢，至于怎么赢，赢的代价是什么，似乎都是次要的，而这也恰恰是悲哀的。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赢得选举是政党天然使命，也是根本目标，因而印人党“莫迪+”的混合策略，地方政党“种姓政治”议题、“身份认同”策略都无可厚非，但无论是执政党或是在野党，动员、选举再到执政的任何一个过程都时时刻刻需要展现并履行最起码的责任。诚然，这种要求或许过于理想化，也是一种应然的判断，但一波波疫情的冲击恰恰无限放大了印式选举政治中因执政党缺乏责任意识带来的悲剧。

仍以执政联邦的印人党为例，其当下在选举和治理中分别面临两方面的挑战。其一面临“机会主义政党”、“投机不负责”的质疑。该批评源于其早前在中央邦、果阿邦、卡纳塔克邦等地方省邦实行所谓的“莲花行动” (Operation Kamala)，即通过多种利益交换的方式使隶属执政党的立法会议员一夜间叛党或脱党，致使执政党在邦立法会代表性不足，从而创造执政危机，进一步撕裂、分化并重组地方政治力量。策略上，印人党是成功的；道义上，策略所造成的短期甚至长期动荡对民众来说是不负责任的。

其二是印人党政府近年来“集权不集责”的治理挑战。对于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旗帜以及 2014 年、2019 年单独获得过半席位执政联邦的印人党来说，意识形态和选举成绩都使得其在央地互动中集权倾向愈发显著。例如今年 3 月莫迪政府提出修正案议案，试图修改《德里国家首都区政府法 (1991)》中的内容，进一步削弱德里政府的权力。但是联邦政府集权诉求相对应的并不是责任的增加，除了上文提到的执政党在此次疫情下选举的策略，其应对疫情的选择也更反映出这一趋势。

笔者去年曾撰文浅析过印度联邦政府疫情治理的迟滞表现，¹⁶ 如果说第一波疫情让政府措手不及只能设法补救，那么在国内及全球疫情都尚未褪去的情况下，印度也并未采取充分的防疫措施，直到第二波疫情大暴发后再次选择了补救式的疫情治理模式。但是补救措施里，联邦政府的疫苗接种新政策同样展现出“甩锅式”的责任态度。第二波疫情暴发后，印度联邦政府新冠疫苗政策有三方面重要内容：一是扩大接种人群，从 1 月份分阶段特定人群接种到当下 18 岁以

上全面接种；二是允许疫苗制造商将50%的产能对接市场，出售给邦政府和私立医院并拥有定价权；三是间接给予印度血清研究所和印度生物科技两家疫苗生产商近450亿卢比的资金支持，以扩大其产能。¹⁷疫苗新政策整体看来就是联邦政府将责任和压力下放至各邦政府，无论是市场途径购买疫苗还是扩大接种范围，对财政资源、治理能力差异极大的各地方省邦来说，都需要做出一个个艰难甚至被动的选择，因而也才会出现后来争抢氧气等医疗资源、疫苗分配不到位的情形。

当然，极为现实地看，笔者认为印人党政府早前做了一场赌博，地方选举的现实需求和经济复苏的迹象与潜在的疫情暴发之间下注了前两者。毕竟对执政党来讲，尽早向世界展示国内已恢复的秩序和稳定是展现一个大国素质的基本要求。可这又回到了同样的疑问，印人党下注的筹码是否过大？如果说印度去年第一波疫情发生后，民众敲锣打鼓驱赶病毒的做法是一种民族情绪鼓动下的宣泄；那么今年的第二波伴随着热闹选举的疫情或许会让民众渐渐认识到，病毒确实不关乎宗教，也不讲政治。

许多人认为此次选举也似乎预示着莫迪和印人党开始走向衰败，但实际情况是，尽管印人党未能拿下西孟邦，也未能成功进入泰邦和喀拉邦政局，可仍守住了阿萨姆邦并在本地治里击败国大党。此外，很难说印度目前有哪一个政党能匹敌印人党在全国的影响力，判断印人党就此走向衰败或许为时尚早。当然我们也习惯于将此次印度第二波疫情归咎于印度的国家体制，因为用宏大帽子去扣具体的问题是最简单的做法，但也仅停留于指责与不满。至少在现有框架下，从实际解决问题的角度，希望此次印度第二波疫情会让执政党意识到公共卫生与健康治理的重要性以及其作为执政党所肩负的责任，选举或许能使一个政党接受问责，但也可能让其逃避问责，但责任是每一个执政党应秉持的基本要求，因为选民的觉醒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雷定坤，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印度。

- 1 参见印度联邦政府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官网：<https://www.mohfw.gov.in/>。
- 2 印度2021年10大富豪排行榜中，两位新进富豪都来自疫苗生产与医药行业。参见：Naazneen Karmali, "India's 10 Richest Billionaires 2021", Forbes, (April 6,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naazneenkarmali/2021/04/06/indias-10-richest-billionaires-2021/?sh=53b8310359b7>。
- 3 Shahnawaz Akhtar, "Narendra Modi's Remark: Didi-O-Didi Backfires in Bengal", EnewsRoom, (April 4, 2021), <https://enewsroom.in/narendra-modi-didi-o-didi-bengal-mamata/>。
- 4 Sneha Mary Koshy, "Kerala - State With Surplus Oxygen Amid Mounting Covid Crisis", NDTV, (April 24, 2021), <https://www.ndtv.com/kerala-news/kerala-state-with-surplus-oxygen-amid-mounting-covid-crisis-2421039>。
- 5 Raj Chengappa and Anilesh S. Mahajan, "I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BJP President Jagat Prakash Nadda Reveals the Party's Strategy for the Future", India Today, Vol.46, No.15, (April 12, 2021), p.26。
- 6 Dharendra K Jha, "BJP's Panna Pramukh Strategy in UP Yields the Ultimate Dividend", Scroll.in, (Jun 6, 2014), <https://scroll.in/article/666344/bjps-panna-pramukh-strategy-in-up-yields-the-ultimate-dividend>。
- 7 2011年西孟邦立法会选举中印人党仅有4%得票率，到2016年增长到10%，再到2019年联邦议会选举40%的票数。
- 8 4月底印度疫情局势加剧，莫迪最后一场选举活动改为线上进行，此前2月—4月间已经完成了18场线下竞选演讲。参考：Santanu Chowdhury, "After a month, curtains on campaign with 'virtual' rallies in West Bengal", TheIndianExpress, (April 27, 2021), <https://indianexpress.com/elections/after-a-month-curtains-on-campaign-with-virtual-rallies-in-west-bengal-elections-7290599/>。
- 9 Santanu Chowdhury, "Amit Shah unveils BJP manifesto for West Bengal elections: Key Takeaways", TheIndianExpress, (March 24, 2021),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explained/amit-shah-unveils-bjp-manifesto-for-bengal-elections-key-takeaways-7240183/>。
- 10 Amit Chaturvedi, "BJP Releases Manifesto for Tamil Nadu Polls: List of Key Promises", Hindustan Times, (Mar 22, 2021),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elections/tamil-nadu-assembly-election/bjp-releases-manifesto-for-tamil-nadu-polls-list-of-key-promises-101616419259161.html>。反宗教皈依法是省邦一级的法律，目前印度包括奥里萨邦、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古吉拉特邦、喜马偕尔邦、贾坎德邦和北阿肯德邦在内的7个邦已推出各自的反皈依法，尽管具体内容有所差异，但本质上是试图阻止任何人通过“引诱”、“威胁”等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改变他人原本宗教信仰。
- 11 Divya Chandrababu, "BJP's Vetrivel Yatra ends, Party Preps for 2021 Tamil Nadu Polls", Hindustan Times, (Dec 08, 2020),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bjp-s-vetrivel-yatra-ends-party-preps-for-2021-tamil-nadu-polls/story-B5thghpj7IKYY1aHvhW4rI.html>。
- 12 TNM STAFF, "Surendra Natarajan of Karuppar Koottam YouTube channel booked under Goondas Act in TN", The News Minute, (July 27, 2020), <https://www.thenewsminute.com/article/surendra-natarajan-karuppar-koottam-youtube-channel-booked-under-goondas-act-tn-129499>。

- 13 Mridula Chari, "Writers Condemn RSS Burning of Tamil Author Perumal Murugan's Book", Scroll.in, (Dec 28, 2014), <https://scroll.in/article/697505/writers-condemn-rss-burning-of-tamil-author-perumal-murugans-book>.
- 14 नील राजपूत, "बंगाल में दोस्ती और केरल में कुश्ती, कांग्रेस और लेफ्ट का यह कैसा रिश्ता : शिवराज," जागरण (अप्रैल 2, 2021), <https://www.jagran.com/elections/kerala-vidhan-sabha-mp-cm-shivraj-singh-chouhan-raised-questions-on-congress-left-relations-in-bengal-and-kerala-21521279.html>.
- 15 Andrew Heywood, *Key Concepts in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117.
- 16 参见：雷定坤：《简析印度联邦政府层面的疫情治理》，《区域观察》2020 年第 1 期。
- 17 Biswajit Dhar and K.M. Gopakumar, "Undermining 'Vaccination for All'", The Hindu, (April 27, 2021), <https://www.thehindu.com/opinion/lead/undermining-vaccination-for-all/article34417402.ece>.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 1 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高良敏、郑楠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 段九州、高良敏、傅聪聪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	